皇明疏鈔

釐正一

駕帖辨疑疏　　王恕

臣荷蒙　聖恩叨掌風紀材朽學淺不識事體近聞雲南中衛百戶汪清来自京師齎捧　駕帖與刑部郎中鍾蕃錦衣衛百戶朱鑑臣竊有疑焉伏見五府六部都察院行移天下諸司公文及給批差官前去各處公幹或提取犯人俱於所在官司比號相同然後行事又聞　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防印子皆所以防詐偽也今聞齎来　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

無各門關防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一也近該臣等題為外夷脫回中華軍丁事都察院奏奉 聖旨是各差的當官去務要勘問明白干礙錢能奏來處置欽此今原差郎中等官鍾蕃等齎領前項 旨意公文於本年五月初六日到雲南提取犯人盧安等到官鞫問間百戶汪清又齎 駕帖於本月十一日到送與郎中鍾蕃等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二也然臣之所疑者無他但為事體之不一何則事體一則人皆尊信而無疑事體不一非但啓人之疑且使挍間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濟其私設 駕帖內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將不死乎果出於 上

意而不死則是違　君命而罪愈重若非　上意而死之未免含寃於地下由是言之　駕帖之出誠不可無印信臣以孫遠之踪劾奏炙手可熱之權要何啻履虎狼之尾撩虺蛇之首真可謂不知量者也但緣前項事情非臣私家之事干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　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交阯守鎮非人因而失陷地方騰衝一方啓釁以致麓賊反叛費無限之錢糧傷無限之生靈至今父老言之莫不疾首蹙額酸鼻流涕今日錢能等所為之事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　朝廷縱無按問之文部屬縱無告訴之詞臣巡撫其地風聞其事亦當為

陛下言之況交通外國之事兵部奏准行臣與御史
甄希賢會問欖榎夷方之事木邦等處節有書告訴
臣是以不得不從實上聞其罪彼與否　祖宗法度
在臣豈敢容私意於其間哉若不以實告則是黨權
要欺　朝廷也其罪將安逃乎縱使幸而免之亦豈
忠臣孝子之心之忍為乎且忠孝乃臣子之節臣若
不忠不孝存心　朝廷將安用臣臣將何以報　陛
下哉況居其位則思死其官乃臣之分黨權而苟利
祿臣則不忍為也有此情悃干冒　天威不勝戰悚
待罪之至

請革西廠疏　　商輅

伏惟 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歛慈仁愛人之心咸
孚于上下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
官校望風生事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內外文武重臣
託之為股肱心膂者也舉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之
官資之以建立政事者也亦皆不安於職商賈不安
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安於業
究其所以盖緣 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汪直
者轉寄耳目於群小而群小之中其奸謀足以顛倒
是非其巧佞足以蠱惑人心如韋瑛者自言親承密
旨得專予奪之柄自謂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擅
作威福虛張聲勢其間同惡相濟如王瑛者則以附

已而薦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者則以異已而黜之原其立心惟知希求進用以為一身之榮不思傷害良善虧損　國體大為　聖德之累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逯杲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為明監昔唐太宗當天下甫定之後骨肉相残群雄側目嫌疑之際宜乎過慎也而乃從魏徵仁義之言拒封德彝刑罰之說遂至海内殷富斗米叁錢外户不閉幾於刑措太宗因封德彝死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恨不令封德彝見之夫德脩而民自化法急而民愈亂考之前史歷歷可驗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我　國家積德百有餘年深仁厚澤浹洽於人心四方
萬國孰不歸戴　陛下為守文令主嚴刑峻法誠非
所宜况今天鳴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災傷日甚一日
省躬念咎弭災息患之道莫先於恤刑獄莫要於安
人心而乃反此一旦有警變且莫測可不懼乎伏願
體天道之包容遵　祖宗之成憲　旨意必經於六
科奏訴必由於通政責政事於府部付刑法於法司
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細弃貪
贓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
此則讒言不入於耳自足以順情而養神苛政不加
於下自足以安邦而定國不然此風日長衆口嗷嗷

國之安危未可知矣若舊設行事人員專一緝訪謀反妖言强盗人命及盗倉庫錢糧等項大事令西廠却搜尋細故凡街市鬬毆罵詈爭雞縱犬一時緊避不及者或捶楚或煩瀆 聖聽置於重法以致在城軍民驚惶不安至若官員犯罪追贓者法司自有成規令西廠擅封兵部武選司門官員有犯正身未曾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黄夜越墻進入搜檢財物或將命婦剥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有同抄劄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惶不安若從此不止日後或有奸人强盗假名害人者真偽何由而辨京營官軍頭目俱係 朝廷托以重寄之人其公私動情自

有賞罰令西廠不論有無事情一槩令人跟緝鈐束以致各懷危疑至如各處鎮守總兵等官乃一方安危所係既被選用當任之無疑今西廠各處差人採聽事情彼其聞知寧不慮恐誤事非輕河道係兩京各處錢糧貨物經由之路要在通行不宜阻滞今西廠官校分布沿河一帶遇有船到即加盤問有公差官員被其搜檢以致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未起程停止不來者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似此貨物不通將來京師公私費用何以仰給抑恐奸盜假此搜船刼人卒難禁止夫　朝廷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廠之後太監汪直每日出外跟隨之人數多

但遇官員人等無不喝令下馬雖大臣亦謹廻避如兵部尚書項忠當早朝之時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下擁逼而去其欺凌大臣如此至如法司郎中御史等官每遇吊查文卷俱要親齎赴廠竟日伺候不得一見又如東西兩長安門牌上用黃紙帖寫太監汪傳奉 聖旨不書其名滿朝官員見者無不驚駭百戶韋瑛係無籍小人累投勢要不肯容留令倖夤緣投入西廠發人事情言多失實又引進譎詐小人王英結為心腹訐人陰私以固信任臣謂此等事情非惟與治體相關又與天道災異相關何也此處七月以後有妖物出自西北遶城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

驗及妖怪方息遂立西廠驚駭人心一如妖物傷人之時以此觀之天道示戒不可不慮今太監汪直年幼未諳世事止憑韋瑛等主使呈報中間固有一二似為禁革奸弊柰非　祖宗舊制所革未多其失人心則已甚矣中外騷然安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若不早為除革一旦禍興卒難消弭伏望　皇上斷自宸衷革去西廠罷黜汪直閑住以全其身將韋瑛王英拿送推問治以重罪如此則人心可安　天意可回矣

省冗濫以蘇民困疏　　黃瓚

竊以重斂足以困民冗官足以病國故設官而無損

於民有益于事存之可也設官而無益於事有害於民去之可也倂省之可也今觀臨清廣積二倉舊惟監督內臣一員後增至二員天順等年亟罷其後增至九員正德五年裁革三員止存六員正德六年存留三員近增一十五員則前此所未有也夫臨清一州鎮守太監既駐節其地而戶部工部糧鈔管閘兵備等官並亦有事於此於勢既不可缺其費固已不貲至於監督之臣與部官協同監收內外監臨已足防制雖僅一員可矣否則二員增至四員亦已過矣今之倉糧額數未能有加於昔而監督之設乃獨數倍於前何也夫官多則承禀亦多而非一人之所能

專其勢徒足以相擾而實無益於事其宜省一也會多則供應宴會繁而非一州之所能辦其費至於十數州縣之力而猶缺於用其宜省二也居處不一司府公署皆分布而居其守巡等官每無所寄寓其宜省三也投跟者衆僕御騎從相望於途而驛遞衙門日不暇給其宜省四也斗級困於誅求應役一年費銀百兩往往鬻産而破家其宜省五也糧戶疲於取索納米一千石用銀八九十兩往往繫官而死獄其宜省六也其尤可慮者臨清本天下之要區北拱京師南通江淮西亘韓魏宜使其人民日益庶富商賈日益輻輳可也今之時非特居民愁困十逃五六而富

商大賈苦於和買亦皆棄業而他遷貿易之所日見其稀落矣夫國無重鎮則形勢不張人有憂心則保障未固此其所宜省者七也況山東連年災盜所在凋瘵臨清之民困已甚矣不得已而徬借十數州縣併力以助其十數州縣者亦非有餘財也計其勢固將併困矣着復借給不已又將復求於他狼狽不支無可為謀矣其困果何所止乎夫民之困也政使撫之猶恐其不及又從而重困之欲其不為盜不可得也為盜不已欲其不相延而為亂亦不可得也臣惟山東一省災盜相仍賦役繁重公私逋負殆將幾萬老穉流移動至千百近者礦賊繼竊於淄青嚮馬之

徒復馳驚於濵蒲臣以欲爲地方計者莫先於安百姓欲爲百姓計者莫先於節財力欲節財力則去冗食以省浮費今日第一事也何以言之困之於一邑一州者可言也弊在於一時一日者可言也臨清廣積二倉舊設監督内臣其員未至甚多其費未至甚廣臨清之民亦已病之而當時已有建議於朝欲併省之者矣今所領不過一事所臨不過二倉何至以十五員之多而群聚於一州之内前日一州之困今且遍遺一省前日數百之費今已倍增數千而其他征求需索之弊有不可以盡述者況聽差銀兩本已盡丁門而取亦祗爲料價而設今各官建議欲行借

給臣等雖暫狥其情其亦一時補救之術非後來可繼之道若監督等官令不裁省將來供給愈重欵取之於民而民無可取欵借之於官而官無可借即欵更為無已之歛實恐別生不測之憂臣等誠有所未安也且撫民之方不必求以與之苟無以取之可也御民之術不必求以威之苟有以來之足矣伏望

皇上俯念小民之艱難重惟地方之至計大發乾斷悉去冗員則奸弊既革供給大省而東方之民亦可以漸蘇矣

塞倖門廣言路疏　劉玉

竊以銓選者建邦之大柄聽納者治世之良規倖門

一綱則羣枉竝進言路一塞則庶政日隳治理所謂匪直細故而已也昔拜命九官咨於岳牧所以求其當而付之公也肆我祖宗法古致治凡文武員缺輕則該部擬授重則會推上請亦所以求其當而付之公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圖治革傳奉以清仕途而近年以來倖門復啓孫伯堅等既以傳奉而列文階金琦等又以傳奉而任武職傳奉不已繼之內批始則王寧以之而登州備倭今則胡震以之而通州分守舉之不出於公用之不求其當其視帝王致治祖宗立法陛下初政豈不矛盾哉然以傳奉而較內批則載於宸翰而絲綸得以奪銓衡之

職率是而行公法盡廢而正途塞矣且王寧寅緣之初兵部科道猶各盡言爭之曾幾何時胡震踵其故智而向之爭者遂不復爭可見　聖志稍移則羣心益靡駸駸之勢將讜言不復聞而百職廢矣況今天下武備廢弛山陝遼蜀外虜跳梁江廣雲貴內寇竊發武臣職事雖博采於衆以求其人猶恐非稱若王寧胡震之為人臣雖不知然觀其旁緣戚里賄賂潛通以求苟得是豈能鼓舞以敵愾哉不過怙勢以肆其威剝軍以償其利任之一方則害一方布之天下則害天下可逆覩也設以成命不可復回竊恐百世之下萬一有大奸慝欲干事權阻於公論而營內批

必援今以為例則是傳之百世而害百世又非特一時之害而已也是故防患者貴微除惡者務本玄宗停斜封而致開元之治仁宗收内降而臻慶曆之風以
陛下明聖加之以斷其於是何有哉伏望覽既往之迹察將來之弊將王寧金琦孫伯堅等革退仍將胡震送法司明正其罪杜絶内批禁止傳奉申飭庶僚各慎厥職庶幾退一人而群邪自消納一言而衆善斯集治理之成必比隆於堯舜矣

去疑貳專委任以杜神姦疏　張達

竊惟
朝廷之政柄必有所寄天下之公議必有所歸然必主政柄者秉直而不敢失司公議者補察而

無所私則　朝廷無失政天下無遺議矣今之內閣政事所出之府也六科十三道公議所歸之地也陛下即位以來委任內閣政由裁決可謂以腹心待宰執矣而權倖率多於曲全形迹不無於規避是內閣之任未專而政事尚有缺也信用科道事由建明可謂以耳目寄言官矣而空言徒盈於章奏成效罕聞於行事是言官之任未至而公議尚有鬱也臣以非才謬膺言職受任以來日夜汲汲思有獻於　陛下重政本之任求聽言之實而未得其說涉歷累旬惶惑無任豈謂復有先任給事中令降滁州判官史道劾奏大學士楊廷和不法繼而兵部尚書彭澤御

史曹嘉給事中于桂相次論列之事哉夫史道董指
劾廷和盖以諫官言事本許風聞若可誣也至議侵
内閣之權則倒持政柄臣不知其何説彭澤糾劾史
道是以議論大臣當存體貌若有見也至於鉗言官
之口則因噎廢食臣不知其何心臣竊惟　朝廷之
政柄必有所寄不在臺閣則在宮闈不在宮闈則在
近習臣請歷以前代治亂言之其政柄在臺閣而亂
者有幾在宮闈在近習而治者有幾一一數之則責
成之地斷可識矣故臣曰今日内閣之任不專而政
事尚有缺也天下之公議必有所歸不在臺諫則在
衣冠不在衣冠則在草莽在臺諫而亂者有幾在衣

冠在草莽而治者有幾亦一一數之則委任之司從
可決矣故臣曰今日言官之任不至而公議尚有鬱
也然此皆屢奉 綸音節經論列言官增氣而大臣
心安煩復之論臣若可已也可已而不已不必言而
必欲言之者何也蓋恐疑貳之未定而來讒言之口
間隙之可乘而貽瀾倒之禍也他日內閣之事或有
與權要相涉者必曰內閣所行未必皆公道也觀前
日楊廷和為史道輩所論事是也噫此說一行則政
本失而私黨啓敢有以此說進於 陛下之前者是
欲離 陛下之腹心奸邪害政之言所當亟黜者也
他日言官之言或有與貴倖相礙者必曰言官所論

未必皆公論也觀前日史道輩所論楊廷和事是已噫此端一開則聰明蔽而巧佞行敢有以此言進陛下之側者是欲塞 陛下之耳目便嬖罔正之論所當速遠者也臣伏覩宋史唐介論文彥博織奇錦以媚貴妃結堯佐以固私黨且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愧謝不已一日張貴妃侍仁宗親見所為燈籠錦者妃曰彥博以 陛下眷妾故有此獻或以為彥博夫人遺妃彥博不知也夫以彥博夫人所為而遂以罪博則介言失實矣然仁宗終不以疑介而博迄以功名終臣伏惟 陛下弘此之謨則疑貳自消奸言不至腹心耳目之司各得其職矣二者各

得其職而天下不治萬務不舉美祥不應者臣未之
前聞也臣竊見　陛下慇勤嘉納有虛懷聽受之心
懇款備極有至誠委託之意宵旰勤勞有勵精不怠
之勇而臣猶進言於　陛下者何也內閣大臣未嘗
蒙　召對之寵而言官章奏罕獲承甲夜之視故也
且夫古之任大臣者顧問備至延見不時是以不惟
疑議得決而抑且心志交孚至我　祖宗列聖悉由
玆道議機密則左右盡屛謀大政則晷漏率忘令猷
鴻軌載在方策燦然可述所以開業之艱難致治之
光美良有以也臣今伏見　陛下凡有大事合與大
臣商確者惟　宣諭之旨屢聞而召見之使罕覩且

政關慎密甚有家人所不可得聞同僚所不得與聞
者如此等事而欲展轉相託臣恐宣泄又未免乎
之虞因循則浸成誤國之禍抑亦情志隔絶忱情不
孚　陛下雖屢降　溫旨示之以無疑命之以展布
而終未免於扞格也且今之士大夫偶有交際非極
稔熟或寄聲於友朋或申款於簡素比及相見尚多
生疎必至握手交歡言笑啞啞然後足以成莫逆之
好況　陛下體勢之尊威福之重轉移之間利害隨
異大臣非得屢奉　面言真見心素而欲其慨然不
疑直以身任天下之重臣恐甘六必不敢也方今當
陛下清明之初左右謹戴盈之戒凡有宣諭舉當

聖心然中人之情狀難測設或積日累月巧蔓竊滋之後因緣傳奉以遂其巳私假託大臣以文其奸計問之內閣則曰　陛下之意也質之　陛下則曰大臣之謀也天門九重堂上萬里一切恐大臣將有蓄疑於終身而無由一白於　陛下之左右者上下不交內外無攝為害又孰有大於此哉夫以　陛下之明臣固知必無是事但臣過事而慮可也慮及而不言可乎伏願　陛下自是以後有大政大疑必面召內閣大臣從容講論更可明示悃誠不遺肝膈如此則啓沃有資奸欺不生情志無間而大臣得其任矣至於天下章奏自軍民切己之事以上及於左右近

請之私大臣辭避之跡言官彈劾之文補拾之論天下水火盜賊災祥之報日不知幾款以　陛下一人之耳目一人之精神而事加省覽事加體亮勢不及也然無關於權倖無關於大臣者各有司存皆能承奉　德意就使容私十無一二惟關彈劾與補拾者則未免由曲徑以彌縫假倖門而掩襲甚之公道全廢私意橫行此大非所以昭　中興之治也臣伏願陛下自是以後每日條天下之奏章軍民切己之事有幾左右祈請之私有幾如此等項明著款數一一附合仍疊每日常格批出　聖旨各付有司其諫官彈劾補拾之奏必經　聖覽必由　聖斷必須　聖

批然後頒降則欺弊自絕請托不行何者人必非其用而後有所為彈劾也事必乖其常而後有所謂補拾也執此二端則其餘章奏雖不必一一省覽行之而當自不必勞　宸慮矣行之而不當則諫官將繼言之終何以逃　陛下之明覽哉是　陛下所親省覽者雖止一言官之奏而天下微情曲隱固已網絡無遺所謂執一實以御百虛身不勞而事畢舉之道也不然何以　陛下之聖明雄斷近者諸大刑罰奏疏雜沓而迄無見反正耶良由萬機無窮耳目有限陛下或見其始而不見其終左右或舉其細而遺其大是以雖甚悖禮悞國之事而卒蒙嫗煦姑息之恩

良可惜也夫大臣未蒙　面對臣方以腹心之任
專也而論者以爲太重言官罕承　俞旨臣方以耳
目之司失職也而說者以爲橫行嗚呼衣冠之士縉
紳之流自相詆訐自相非議快一時之論而啓無窮
之疑因一事之失而傷莫大之體有識之士孰不爲
時事仰屋撫膺始之以竊嘆繼之以大息繼之以
哽咽流涕也哉所賴　聖明在上養和平之治斥偏
激之論專委任責成之心絕乘便伺釁翕訛交鬭之
奸謂臣之言爲　陛下腹心計也非爲大臣作遊說
也爲　陛下耳目計也非爲言職立門戶也則天下
幸甚　宗社幸甚。

重　明詔納忠言以慎初政疏　　田美

近該　御馬監太監閻洪等題爲清理馬匹料草事奉　聖旨這內廐及各馬房馬匹自永樂年間設立以來原無科道官查點罷該衙門知道欽此續該戶部尚書孫交等及巡視科道等官論奏奉　聖旨這禁內錢糧馬匹自來定規已久了不必紛更該衙門知道欽此又該六科十三道等官交章論奏俱奉聖旨已有旨了罷欽此又該太監閻洪等題爲遵舊制以安軍伍事奉　聖旨勇士旗軍已有　前旨不必點閘驗審了該部知道欽此續該兵部尚書彭澤論奏奉　聖旨已有旨了罷欽此伏覩正德十六

年四月二十二日　詔書內一款在內天師庵中府
二草場在外壩上等十九馬房倉吳家駝槖外牛房
司牲司司牧局今年合用糧料草束於原會數內減
去一半坐派以蘇山東河南北直隸小民困苦以後
年分還着巡視科道官備查馬匹牛羊實在數目照
數會計以免冒濫又一款騰驤左等四衛勇士除弘
治十八年兵部并科道官查出見役正數并事故外
其餘詭冒名籍未經裁革仍又夤緣回衛虛掛名額
者各照原擬舍餘發原衛民丁發在京缺軍衛分各
充軍役食糧差操已後勇士替補照例開送兵部驗
軍官驗過方許收糧欽此欽遵臣等仰惟　明詔一

出天下翕然稱快以以為此　聖天子維新之政自今
以始太平中興之業可立致也夫何旬月之政以一
近倖閹洪之言遽爾變更雖經該部科道等官執奏
陛下終未　俞允使良法美意託之空言城狐社鼠
肆然無忌臣等叨居言官寧忍阿意曲從而不為
陛下言哉夫戶兵二部乃　朝廷軍馬錢穀之司查
點驗審則二部職務之所當行矧　綸音一播百官
之所承式四方之所取信而決有不可易焉者也易
曰渙汗其大號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此聖經之格
言實不易之定論使朝更夕改則　詔旨皆為虛文
矣何以示大信於天下哉痛惟數年以來權姦用事

國之大體十喪七八天下亦岌乎其危矣幸而天啓
聖明嗣登大寶天下延頸想望太平正宜謹終於始
而為更化善治之計烏可狥左右之私請沮 朝廷
之 新政而失天下仰望之心耶又況 明詔數條
無非興道致治之事今以一閹洪而可以背違 詔
旨則凡一切裁革冗食之徒皆將藉此以為口實必
至於事事紛更矣履霜堅氷其機可畏 陛下誠不
可不加之意也然此二事雖係該部之職掌舉正欺
弊實為言官之所司其中間事體及累年事例臣等
盖嘗講究大畧虛增馬數冒派料草則内外馬房之
弊也詭名冒籍虛支糧餉則騰驤四衛之弊也弊久

而不華則財日竭財日竭則民日困書曰可畏非民
又曰后非衆罔與守邦　陛下念及至此寧無轉移
感動之心乎且孫交彭澤皆　陛下耆舊老成之臣
科道等官亦　朝廷耳目之寄　陛下於大臣言之
不聽於言官論之不從不知此外可信從者果何人
哉大抵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開辜
枉之門臣等所言是也公也為國也非為身也閻洪
等所奏非也私也為身也非為國也伏望　皇上明
以照姦勇於從善恪守　明詔毋惑讒言乞　勑戶
兵二部再加詳議內外馬房每年終仍令巡視科道
官備查馬匹牛羊實在數目具　奏以憑會計騰驤

四衛勇士該替補者仍令開送兵部驗過方許收糧
其太監閻洪巧言亂政再乞 陛下痛加切責俾之
悔過以圖自新勿使怙寵以干 國憲如此庶 朝
廷之紀綱不失而小民之困苦少蘇久安長治之道
端在是矣

納忠言懲欺罔以謹初服疏　　邵錫

伏覩 皇上登極 詔書一款內開以後勇士替補
照例開送兵部驗軍官處驗過方許收糧又一款內
開以後年分還着巡視科道官備查馬牛羊實在數
目照數會計以免冒濫欽此通行欽遵間該 御馬
監太監閻洪等朦朧奏 准不許清查隨該兵部尚

書彭澤等題稱騰驤左等四衛勇士旗軍人等虗掛名額冒濫食糧乞要照例查驗以革冗食及將該監各官拏問重治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罷欽此續該臣等六科題稱　御馬監及壩上等十九馬房遞年虗增馬數冒支料草乞要遵　詔查點以省浪費并將太監閻洪等革退閑住等因又奉　聖旨已有旨了罷欽此臣等聞　命之餘夙夜憂懼竊謂　陛下當此初服正天下仰德之始不可信嬖倖拒忠言至於若是其極也夫人君理天下莫不以兼聽而明亦莫不以偏信而暗盖兼聽則忠讜進偏信則讒佞行此明暗之所以分也故與古之大聖莫如堯舜猶必

稽衆舍己明目達聰以来天下之嘉言以決天下之
壅蔽至如秦二世偏信趙高漢元帝偏信石顯是皆
不以天下為耳目而以近習為耳目以致奸生帷幄
禍稔蕭墻而卒不能覺悟誠可哀也然則後世為人
君者誠能兼聽納言則下情必得上達豈有中官欺
蔽之患邪仰惟我　孝宗皇帝勵精圖治十有八年
信任大臣廣開言路是以奸不能惑佞不能欺往因
四衛軍士冗食數多特差兵部左侍郎熊繡等逐一
清查又以各馬房馬牛浪費錢糧特令給事中許天
錫等通行查點節有　明旨成法具存宿弊一清人
心痛快後至　武宗皇帝任用群閹始終壞事如太

監谷大用等竊弄威權百計蠱惑故前項清查之法停止不行是以每年占役軍士無慮數千侵尅錢糧動以萬計蠹國病民莫甚於此卒致人心共憤　社稷幾危幸遇　聖明嗣位洞燭群姦知前項軍馬錢糧弊端百出特下　明詔許令兵部及科道官清查此誠祛弊省費繼志述事之大者也天下臣民莫不延頸想望太平何　詔下未及一載而太監閻洪等首先沮撓肆為欺弊妄奏事遂中止不惟抗違　詔旨抑且蠱惑　聖聽夫令重則君尊不重則人玩令陛下登極一詔乃與天下更始其信當如四時而不移其行當如汗出而不反第因閻洪等一言遽爾廢

政則　王言不信政柄下移竊恐群小效尤必將以
詔旨為虛文視法令為故紙恣意妄行事事違背其
為初政之累夫豈小哉既而該部大臣懇切執奏科
道各官交章力爭其心惟欲　陛下遵　明詔以全
大信守　成法以隆大孝為天下生民計為　國家
千萬年計也顧乃不蒙　俞允且曰已有旨了罷何
其忠言難入而易阻橫議易入而難回耶且天下之
事出於一己者謂之私合於眾論者謂之公前項清
查軍馬錢糧之法群臣皆曰可行而閻洪等獨以為
不可行今一言既出眾論難移豈以在　廷群臣之
見不如閻洪等一二人之言為可信耶臣等反覆思

之不得其說將謂此法必行於時無補殊不知自
孝宗清查之後每年計省倉糧不下十萬餘石每歲
計省料草折銀共該二十七萬餘兩今若踵而行之
則上可以充裕　國計下可以節省民財不可謂無
補也將謂此法不行於事無害殊不知冗食日增則
京儲因而虛耗浪費日甚則生民由此困窮將來公
私告竭咎將誰歸不可謂無害也用是而觀則知左
右之言斷不可信清查之法決不可罷夫以不可信
而信不可罷而罷則是踵　先帝之弊致壞　孝宗
之成法狥左右之私情拂群臣之公議此臣等之所
未喻也夫人君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諫官耳目也人

君資群臣以為治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為用也今
陛下於大臣科道之言一切拒之不聽則是自廢股
肱而不能盡其展布自塞耳目而無所用其聰明
陛下孤立于上將誰與為治乎臣等嘗聞書曰慎厥
終惟其始言善終在於謹始也又曰與治同道罔不
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治亂之分在於慎所與也自
古人君未有始之不謹而能善其終者亦未有與治
而不興與亂而不亡者也今 陛下當嗣大歷服之
初政令得失所關 社稷安危所係正宜從善如流
改過不吝省費以足國節用以裕民斯為慎始圖終
與治同道者也今乃不以前車為戒猶蹈其覆轍恐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臣等以為　陛下固大有為之君豈宜有此是必太監閻洪等恃寵恃　恩玩法無忌以私役軍士為當然而不知　國用之匱乏所當慮以侵欺錢糧為得計而不知生民之困苦所當憂乃敢欺蹤奸貪肆為欺罔以故夤緣左右親信之人捏寫　旨意蒙蔽　朝廷使　聖明不得一覽內閣不得與聞不然何清明之　朝而有　陛下之威權誤國欺君莫此為甚迹其情罪死有餘辜曾不思自來權奸蒙蔽身不免於誅竄則亦何利之有宂今　改元之初風霾大作日失精光皆小人蒙蔽之象也此必　天心仁愛以垂譴告正欲　陛下恐

懼修省以謹物服然物服之所當謹者莫大于去左右蒙蔽之患也昔齊桓公問於群臣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城狐社鼠人主左右是也今　聖明在上而左右敢以欺蔽如此若不覺悟早去恐聰明日蔽於上惡政日加于下而天下之禍將有甚於前日者矣臣等所以夙夜憂懼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
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中興之不易俯從
公議斷自　宸衷明以燭奸剛以去惡將太監閻洪及該監僉書等官通行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宦官欺君誤國壞法亂政者之戒并將四衛及各馬房軍馬錢糧俱照　詔旨聽兵部及科道官逐一清查

施行至若内府各監局等衙門凡事有不便於民及
與　聖旨不合者悉聽各部查革改正仍乞今後凡
百章疏先令　内府議擬然後　批荅不必徑從中
出務使政無過舉其左右近倖敢有仍前沮格忠言
不得上達許臣等面劾重治如此則政令無多門之
弊群小絶欺罔之奸庶幾　天變可弭休徵可致而
堯舜之聖亦可以媲美矣豈惟天下之幸實　宗社
無疆之福也若果　聖心難悟　天聽未回是必臣
等忠誠未至言無可采乞將臣等　特賜罷歸以為
言官不職之戒臣等無任懇切俟　命之至

裁濫役以節京儲疏　鄭自璧

近該司禮監太監張佐等題[illegible]裁革過工作人等復
收應役奉 欽依是既作工浩繁缺人用役這人匠
七百七十名都准補額食糧兵部知道欽此臣等綠
詳累日遠欲抗言然前疏盡矣而 陛下不納令復
何言終為循默然物議沸騰痛惜 新政將來 聖
心悔悟復罪臣等以不言臣等瘝官之咎無所於逭
雖追悔無及矣是以欲罷而不能默也且此等人數
襍沓不齊或市井遊食之輩或丁多有力之家以甲
姓而影射乙名以途人而詭充子姪或 家三四人
或一人三四籍躲避差徭貪圖糧賞憑藉 內府驕
炫鄉隣身不閑藝業而謂之高手上工按月辦苞苴

而謂之應役不缺弊端百出難以悉陳遂致司農之
計而倉庾告空有識寒心而　朝廷不覺逮　陛下
登極之初盡行祛滌仰頌　聖德中外翕然是蓋
天祚我　國家而有意斯民也然弊革而不能久與
不革同法善而不能繼與不善等頌興而中止必可
頌者鮮終方快而輒憂必可快者止始是豈臣等敢
望于　陛下者哉今該監人匠之多寡工作之減繁
臣等不敢預知但司禮衙門　君近而地親知禮而
守法夫　君近而地親則形跡遠者恒多觀望幸
其啓釁而可援知禮而守法則踰閑干紀者多是比
方公然效尤而無忌　陛下雖嚴賜約束不得向風

然欲設衙門必有職掌既有職掌必任興作既任之
作必皆以浩繁為辭以缺人藉口便益所在誰肯不
趨南北兩京監局森列臣等恐　陛下之側自此請
乞無虛日矣至於糧儲艱苦該監亦知故奏內有曰
水旱災傷食糧不充足見審時體　國之意但稱洪
武年間舊額似欲盡數收補臣等竊謂過矣何則法
立於前者甚善而末流之弊難保其不無典貽於後
者當遵而通變之趨不拘其能守大抵事若可行不
必皆有故事苟於時勢不合咨怨不息縱有經傳明
文何補於治即今　御用監先已收五百名矣近又
乞書篆人張明師等六名食糧矣弊源既開焉有紀

極不識以知禮守法衙門何苦而為人作俑以叢天
下後世之責我其必此等革退之人百方鑽刺以動
該監致該監不察而遽瀆 宸聰 陛下不審而誤
賜俞旨也伏乞 憫東南之重困而難繼徵求思供
欽之既豐而漸減需索勿食 德音而沮群望勿狥
近習而殷後憂追寢 成命勑該監將見在人匠嚴
程併力以應一時鑄造前項人匠不必濫收以招物
議庶 朝廷之新政不虧而該監之愆尤可終免矣
喋喋之言自知犯衆但待罪該科職掌所係惟 陛
下諒之臣不勝戰慄祈仰之至

懲欺罔以杜後漸疏 鄭自壁

近該錦衣衛校尉元鏘等奏辯復役奉　欽依各復
查勘果不係詭名頂補的准與收欽此又該千百戶
等官季全等奏辯復職　欽依季全等陞授職級緣
由與他備查果不係冒濫的開寫來看欽此仰惟
陛下登極之初裁革冒濫該部以事體重大奏　准
差科道官查勘事竣具奏該部覆題節奉　欽依各
該官員旗校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盡職級的
還與冠帶閑住被革人員有朦朧辯的你部裏及該
科參奏重治欽此續該王邦奇等抗　旨奏辯該部
參題奉　欽依這正德元年以後陞授職級的已該
科道部裏官公同查勘明白　朝廷從輕革罷免其

追陪俸糧仍與冠帶閑住王邦奇等如何不知感恩
悔過節次朦朧奏辯今又摭拾勘官首爲惡阻壞
新政好生不畏法度幷寫本之人本當拏送法司究
問且都饒這遭再来奏擾不饒存留的且罷欽此又
該科道等官都給事中許復禮等論奏覆奉　欽依
王邦奇等已有旨了原单有未盡的還着原差科道
該衛官你部裏再差屬官一員會同查勘明白来說
欽此各官重復磨審駁勘查出原冊遺漏幷開載不
實周傳等七名議擬降職革役該部題奉　欽依各
該官旗還有查单未盡的着原差官員再查明白来
說欽此各官又行查奏該部覆題奉　欽依是各該

官旗校尉先次造冊遺漏開報不實應該減革及回
還原所司等項的既磨對駁勘明白各依擬減革查
發王邦奇糾率人衆撫拾勘官首為亂階沮壞新政
本當提問姑從寬宥并張廸等車錦陳昺等都饒這遭
欽此竊惟　詔令者出之　朝廷以播之天下傳之
後世人心去留之所關　宗社安危之攸繫也　詔
令所出則賞罰寓焉故賞而信則人樂趨而善者勸
罰而信則人知懼而惡者沮古先哲王之所以風天
下圖化理者此而已　詔令一布而中少變更則人
遂玩之以為無據而况游令無徵則凡在賞罰之下
孰不滋僥倖之念哉正德年間群姦用事內官西廠

朝入而暮獲功張鋭錢寧展踊而酉陞職赦拏平人為捕獲劇盜掇拾俚語為緝訪妖言身不遠几席而邊徼奏功目不識鋒鋩而流賊劉殺班行濫及輿皁金紫賤若土苴名器之壞至此極矣幸遇　皇上登極一詔盡行查革數十年之宿獘頓清千萬人之歡心大慰不意又有寘禎不省前如王邦奇等無厭奏擾屢荷　聖恩曲垂寬宥榮以本等冠帶免其追陪俸糧實出望外然狐鼠之黠不忘城社之憑而狼虎之貪尚意豚羔之飫今有如季全元鏻與王邦奇等輪流首倡朝夕會盟以鑽刺為多能以抗　詔為有力以黃緣　休旨為名劾以打點成事為利刃出入

內府三五成群此等踪跡不惟臣等知之而市井舉知之不惟外臣知之而近侍　陛下者亦或知之知而不從固有老成解事者矣但恐其間亦有為彼所惑過聽幷言貪圖賄賂而反陰於　陛下之側為之所者不然　陛下不度幾宜不惜反汗即奏施行此臣等所不能不駭愕也況先次　綸音屢降一則曰原單有未盡的會同查勘明白来說二則曰還有查未盡的着再查明白来說則是　淵衷所切止欲查勘存留之人恐有一二漏網不足以緘倖口而厭衆心今日之　旨欲將累次勘明裁革李全元鏻等備查奏　請竊意當時被差官員與該衛人等素無德

然應留應革止憑該衛文冊全憑本人親供研審再三駁查數次況　明詔條格昭如日星猶持規矩以掄方員合則留不合則棄殆有不容易者今季全等文冊親供固在無隱語無遁情無捏詞無翻案縱使復查後先磨對徒招翻閱之勞反覆奏　聞祗見宸聰之瀆而彼職役緣由一一明白如故正合　明詔所載應革款內誰敢少變前說以來欺罔之罪哉如蒙伏望　皇上重王言之不可食謹倖門之不可開追回前項　成命　勅該部不必再查以招後釁仍將王邦奇元鏻等通行拏送法司照依楊忠等事例問擬發遣以為屢次欺罔之戒臣等待罪該科若

循默不言獲戾益甚用是不避讐嫌不辭謗怨披
上陳進退小人治忽一幾惟 陛下留神則 宗社
幸甚

奉 旨查明銀兩疏 劉最

先該臣劾奏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 聖心糜費內
帑銀兩千戶陶淳不法等事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
道續該刑部題覆奉 聖旨是崔文已有旨了饒他
罪該太監崔文奏為再乞 天恩陳情辭任辯明屈
抑以弭後患等事奉 聖旨爾端謹老成操持有年
小心廉靜方切任用不准辭宜照舊用心辦事銀兩
着劉最查明了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聞 命驚

惶莫知所措切思當文首事之時已經科道官不次論劾屢蒙優容齋醮未息中外傳言咸謂近來不用光祿寺供應乃於　內帑支取銀兩侵費頗多臣思內帑之財乃　祖宗累朝之所蓄積以待不虞之備豈為左道之資況今天變屢形兵荒疊見正當重惜財用以厚民生豈宜妄作無益陰耗國費此實朝野之同憤豈臣一人之私閑事關安危豈容緘默是以輒陳愚悃奏請追究臣之職也　聖恩浩蕩特從寬宥臣謂崔文宜感恩悔罪不敢復以邪謀私術誤陛下矣詎意旬月之後復有此奏要令臣逐一查筭侵欺　內帑銀兩數目夫　內帑銀數屬之內府惟

司禮監得以稽之雖戶部為國司計尚不能考其出入盈縮之數今欲令臣查明不過假雜稽之事以掩覆巳過限可乘之隙以構會臣罪耳夫 聖明納諫之時崔文復敢恣肆巧辯以箝制言官臣謂此風實不可長且被劾之人皆得强辯反噬則言官無可劾之人所指之事皆欲清查左証則言官無敢指之事巧於障蔽者自此得以遂其奸讐於報復者孰不盡用其計是豈 祖宗設言官之本意亦豈 陛下弘納言之倩度哉但崔文之情罪自有公論而臣之所劾實出傳聞惟是崔文方切 陛下委任而臣不知忌諱直辭糾劾不能無罪乞將臣罷出以洩崔文之

念臣實辜甚臣干冒　天威無任隕越俯伏待罪之
至

舉正欺弊疏　劉最

伏讀　英宗睿皇帝勑諭六科有曰朝廷設立六科給事中欲其出納命令封駁章奏舉正欺弊扶善抑惡知無不言使百僚知所敬畏然後為能盡職若依阿從事狥私交通以負委任事發必罪不宥欽此臣待罪該科一年餘矣雖才疎識闇不能使百僚之敬畏然感恩圖報亦豈敢狥私以交通曾陳八事殊無寸補深愧誠意未至論列未明無以感　聖君而潜之實政今復聊遵舉正欺弊之訓有三事昧死為

皇上陳之臣惟大臣之進退關係匪輕士類占之以為賢否天下視之以為輕重苟非甚不得已之故必不可悻悻以求去既自劾以求去必不可無謂而見留盖言有不合事有難為決一已去就以為感悟君心之幾遠其言而必去用其言而後留與國大臣之義也今之一二大臣或陳言而不納或劾奏而不從責難弼違之志未能攄格心輔德之忠無由達慨然自劾請歸似乎以義自處然歸疏方陳謝 恩隨至前日之求去謂何今日之見留謂何進退無據肺肝昭然寧知其不退號於人曰我輩盖以去就力諍矣其如上之不聽何使拒諫之名歸於君而避賢之名

掠於己名不求去而實以坐要温旨名自劾而實姑[illegible]人言凡有識者皆非笑之尚安能使陛下之見信耶然是弊也豈今日二三大臣之創爲哉其所由來久矣臣愚欲乞陛下於大臣之自劾求去者必諒其不得已之故凡所陳奏曲加聽從如不信其言則必聽其去既不聽其去則必用其言毋使其致虛讓以要温旨假君父以逭已怨則誠信交而欺僞絕此臣之所欲舉正者一也我朝凡大臣員缺命廷臣會推必德望足以服衆心才識足以濟衆務者充之未聞以天下之素所鄙惡科道之屢次彈劾者濫遷焉惟武宗朝羣小得志致以賄成青州府

知府張龍依憑城社每經劾奏反陞一級遂超遷臺
通政使當時士夫竊笑以為科道之劾章為張龍之
催官符然　武宗豈能知之權奸欲苞苴之款　朝
廷蒙昏闇之名言及於此良可痛心今　陛下以聖
明御極前日之弊豈宜復有只如今陞侍郎李瓚童
瑞有何德望簡在　聖心南北科道交章累劾其人
可知矣今迺排臺諫之公議立奸黨之赤幟非惟不
能去又超用之此與張龍輩何異雖五尺之童知非
陛下用二臣之本心必有懷私大臣陰為之地以壞
陛下之法者夫臺諫一面公劾之吏部一面推用之
是視科道為贅員而公論不足惜矣使人人如瓚如

瑞則維新之治寧保不壞如　武宗朝耶臣愚欲乞
陛下　特勑吏部凡經科道累次糾劾者兩京九卿
之缺不得推補或年資所及例該陞遷者亦必開具
被劾情由　上請或量陞外任責其他効或優加散
秩致臣而歸庶仕路清而奔競息此臣所欲舉正者
二也我　朝準古制設立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
以司封駁糾劾之任號為言官其職甚重凡大臣子
弟皆不得為所以防親暱而革欺弊也勢之輕重言
之從違雖係乎時而官之風紀則不可一日不立宣
德年間薛瑄為御史大學士楊士奇等欲見之辭曰
瑄當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士奇稱於朝士論兩高

之而臺諫之風采殊振今一二言官之於大臣也私
相慶賀杯酒勸酬旦奉　勑於　朝堂晝請命於私
室遇途則狼狽奔趨有疾則問候曲謹夫趨事既嚴
情好既密尚何望其能糾舉其失以振臺諫之風紀
以肅　朝廷之紀綱乎若是者固瑄之罪人而大臣
乃以是為賢其視士奇輩又何如苟戇直不阿敢言
無忌者皆得陰排巧詆以阻斥之則是所以成其側
媚而教之緘默矣尚何恠哉臣愚欲乞　陛下　特
勑吏部都察院公其權衡稱量人物雖不以搏擊為
能要必以剛直為貴雖以浮瑣為可厭要不可以緘
默為賢嚴加察訪有如臣所言者當書之下考選之

別任以終盡其能其謇諤直敢言之士毋或陰排巧詆以喪直臣之氣以快姦柔之心庶士氣振而浮習革此臣之所欲舉正者三也方今百司庶政事屬欺弊者多矣臣特舉此三者以為言蓋三事在今日關係事體甚大勢若緩而實急三者既正則餘漸可歸正而有不必言者臣性踈愚不識忌諱言論所及傷觸必多惟 陛下憐其愚而宥其罪不勝感戴之至

一群心以圖治本疏　趙漢

臣聞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夫志不間於所私是謂大同而上下之交成焉德業興焉泰之理也仰惟 皇上粹質天成虛中聽納所以萃天下之公光

明之治日可俟也然　改元以来　維新之政名隆
而實則病焉正以此同彼異群心之未一耳乃者大
小臣工論議紛紜自相抵捂此世道安危之機生民
休戚之故若忽焉不加之意則傷和兆戾豈不有負
於　聖明也哉臣竊觀近日章奏中僅得御史黎貫
見京師各省三邊皆窘乏可慮也於是有經理之
請御史盧瓊見直隸山東河南殘於盜賊也於是有
振乏寬輸之　請左給事中安磐等見亢陽愆時謂
民隱或蔽也民望未慰也於是有安養生息之　請
是數臣之言謂皆今日當務之急而不可不急焉者
也苟蒙　陛下勅民恤本既下該部議之矣臣榎以

為言者矣以　朝廷之上方將大舉仁民之政左右近臣勢必惡其妨已則承此群疑之際為陰沮之地司國計者亦因委之無益而姑為目前之應也且以方今國用虧民食乏殆有難於兼濟而並足者仰於官歟賑發借貸日益無所恃矣仰於民歟賦稅服役日益不可支矣公私俱匱則蠹財之弊節財之方正本清源之道在所必講者如戶部尚書孫交應召以來蓋嘗銳意脩舉然屢為　陛下左右所沮廢格不行豈非以眾志不同上下不交之故也哉臣請述之如九門錢鈔較入錙銖重為關市之暴章之可也各門內臣不便沮之宗通臨清徐淮監督大為輸

運所苦草之可也各倉內臣不便沮之馬房王典示
牧而已干預錢糧肆意剝削草之可也各房內臣不
便沮之上林苑子粒地畝役人戶之業止額外之科
何不可也不便於內臣沮之陵戶計丁優免懲其避
重就輕又非不可也不便於內臣沮之熏皮房與廣
房草場恣劫奪之計啓盤遊之端斷給還民孰為不
可也不便於內臣沮之夫孫交以耆舊起用不得一
行其志如此此其歸老之疏所以有辭臣回恐其於
前科道所　請將深懲自怠為吏牘之獺文而已臣
又謂今日內外大小臣工同委此身以仰事　陛下
則其所以為心亦同此公而已矣何為外議曰可中

官否之外諍臣科中官是之然其所賴以匡救者執
政大臣也又以小臣之狂疑阻忿疾適以見短而致
疑於　聖明也臣謂近日言官之罪固其自取也
陛下勿疑言官自疑也何也是惟無私私則必相攻
訐要亦何害其為致同之道哉伏願　睿聽睿思深
究大同之理用乎上下之交自委用以來之所建明
會各堂上大臣通行議擬何為耗財之蠧在所必去
何為節用之宜在所必從賑窮錮負若何可行邊餉
內備若何取辦合衆論之長為畫一之法上煩　聖
覽裁斷施行臣知良法美意必有可觀國需民食必
有所濟而　朝廷信任大臣之心益重　采納群言

之最益宏公卿一日執事益將同寅協恭次第圖為
新政成矣生民幸甚天下幸甚

[illegible]之二十六終